

264383

詩振雅

楊家駱主編 蔣還總校

世界文庫

世界青年叢書

體裁與風格

上册

國文自學輔導叢書之一



世界書局印行

#454 U-2
17-60
H15
804

港台書室

264383

蔣伯潛 著

體裁與風格
上冊



90097212

世界書局印行



體裁與風格

上冊目次

第一章	難中遇難	一
第二章	文章與文學的分野	一四
第三章	第一次講習會	二四
第四章	姚曾二氏選文分類之異同	三四
第五章	「論辨」	四六
第六章	「序跋」與「贈序」	五七
第七章	從「奏議」「詔令」談到上行下行的公文	六七
第八章	重九登高	七八
第九章	「書牘」	八八
第十章	「哀祭」	一〇〇

第十一章	「傳誌」(一).....	一一
第十二章	「傳誌」(二).....	一二
第十三章	「叙記」與「典志」.....	一三四
第十四章	「幕滑稽劇」.....	一四四
第十五章	「箴銘」「頌贊」與「辭賦」.....	一五五
第十六章	「雜記」.....	一六五
第十七章	文言文與語體文.....	一七六
第十八章	恭賀新禧.....	一八八
第十九章	父歸.....	一九九
第二十章	風波.....	二〇九

第一章 難中遇難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弔影分爲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一陣悠揚咽挫的詩聲從山澗邊的三間小樓房裏傳出來，散播在月光如水的空場中。這空場上，有橫架着當作凳兒坐的兩株大竹子，有散置着的矮腳凳兒，三三五五地坐着乘涼的男婦孩子們。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躺在一張竹靠椅上，手裏拿一枝長旱烟袋兒，在講他幼時聽得的太平天國的故事。他忽然聽到那悠揚的詩聲，停止了故事的述說，歎道：『尹老先生又在發感慨了！故園淪陷，家室流徙，這也難怪！阿良他讀的是什麼詩？你知道嗎？』阿良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孩子，是這位老翁的孫子，坐在老翁的竹靠椅旁的一塊大方石上，仰起頭來答道：『是唐詩。』『弟弟答得太含糊了！這是唐朝詩人白居易做的一首七言律詩。白居易做這首詩，是懷念在亂離中散處各地的兄弟和妹妹的。』尹太先生流寓此間，兄弟姊妹骨肉離散，處境正和白居易相似；今晚月明如晝，想起古人「隔千里共明月」的話來，所以朗誦這首詩了。』坐在老翁後面的素秋、阿良的姊姊，插嘴說：那老翁道：『素秋說得很對。我們在這兒納涼，舉頭共見明月。你們的爸爸

據阿良說的日子推算，已在碧湖回來的途中；你們的哥哥遠在重慶；他們正是李白說的「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哩！——阿良，你去看看太先生；倘若他高興的話，請他也來乘乘涼，談談天，散散悶。」阿良站起來，把披着的一件夏布小衫穿好，向那小屋跑去了。那老翁向乘涼的婦女們道：「尹老先生和我們自家人一樣，你們也不必迴避。」素秋，你去拿一壺茶，搬一張竹椅子來。」素秋答應着去了。

不多時，那小屋裏，走出一個五十多歲的人來，跛着腳，扶一條竹杖。阿良跟在他後面，從小屋前的板橋上緩步而來。老翁拄着那旱烟袋兒，站起來讓坐道：「莘耜先生，請這裏坐吧！」尹莘耜連忙搶上一步，擺一擺左手道：「老伯請坐，別客氣！」這時，素秋已搬了一張紫竹椅子來，請莘耜坐下。她又把一壺茶，兩隻杯子，放在阿良坐的那塊方石上。莘耜道：「恭喜老伯，令孫承良已在簡易師範畢業了！子壽弟和小兒，已放暑假，想來不日也可回家了。」坐在那枝大竹子上的山阿德插嘴道：「阿良畢了業，可以留在本村，幫幫尹先生的忙；尹先生可以騰出功夫來專教補習班，尹大嫂也可料理些家務了。」那老翁道：「我也是這麼想。那一大批小孩也要勞尹老先生管教，未免太費神了。」石中玉和素秋、承良，已有三人；那位王振之先生，我想下半年仍舊請他。他們四個人對付四班小學生已儘夠了。補習班，因為鎮上有許多外鄉避難來的人家的子女請求加入，下半年怕要增加到三五十個學生，尹先生一個人教國文，已是很忙了，至於本村婦女補習班裏

的家事課，還得請尹大嫂主持。初中補習班的英文、算學，仍請石中玉、王振之兼任吧！」辛耜道：「老伯這樣安排，都便宜了我和小媳。」那老翁又道：「辛耜先生，你家缺少些什麼，儘管向我說，不要客氣！」辛耜道：「我家流徙到此，承蒙老伯收留，又替我治療重傷，而且全家受合村家養，已將兩年，此恩此德，不知何日方能結草銜環圖報萬一。現在還要如此顧恤，更是感激不盡了！」那老翁道：「辛耜先生說得太客氣了，不但小兒子壽受您老人家的訓誨提攜，就是敝村，承您老人家的一番擘劃，兩年教訓，成績已是斐然可觀了。」阿德又插嘴道：「不要說別的，現在我們村子裏，六七歲以上，五六十歲以下的人，沒有一個不識字的，這不是尹老先生的大功嗎？我們村子裏大家遵守的公約，和各種章程，那一種不是尹老先生給我們定的？我們山石庵裏的小學和補習班，如果沒有尹老先生，那裏能辦得這般發達，有這樣好的名譽？」尹老先生，不是我多嘴，喜歡舊事重提；前年冬天，我從谷口小輞川橋下背你起來時，何曾料想到您老人家，在兩年以內，便替我們村子裏建立起這許多事業來？」坐在一條矮凳上的石阿毛嫂也笑道：「我們阿毛在鎮上印刷所裏做排字工人，已快一年了；前天，我接到伊格信，還說：「我能做排字工人，能寫家信，寫了信來，你也能夠看，都該謝謝尹老先生和尹大嫂」呢！」辛耜忙答道：「前年冬天，我跌下小輞川時，如沒有阿德哥、阿毛哥相救，還得了嗎？你們倆和福老伯都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他們於是又談到了逃難，談到了戰事，談到了不可測

廣的時局；直談到九點鐘，方纔散回家去。

原來這村子名叫葫蘆谷，四面都是高山，環抱着一片大盆地，形如葫蘆。只有一條路通出谷外，却橫梗着一條小輞川的深澗，上面架着一條板橋。谷裏卻有四百多畝水田，住着二三十戶人家，都是姓山姓石的。山石庵是這兩姓合建的宗祠，奉祀他們的始祖祖山老人，却又不倫不類地配祀着一位葫蘆和尚。據故老傳說，這葫蘆谷原是個大叢林。後來一場大火把廟宇燒了，和尚們死的死，走的走，這葫蘆谷便埋沒於荒烟蔓草中了。前清中世，這山老人帶着他一家，兩兒一女，和姪兒姪媳，以及姓石的一男兩女，不知從那裏流徙到這裏，便住了下來。那時還有一個老和尚在葫蘆廟的舊址搭茅卓錫。他們便成了這葫蘆谷的主人。這山石兩家世爲婚姻，現在谷中的住戶，已繁衍到二三十家了。那老翁姓山，名振福，是他們村子裏一位年高德劭的村長。他的兒子叫山公仁，字子壽，號靜安，是尹莘耜從前的學生。他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叫承輝，在重慶兵工廠任事。第二個兒子就是承良，女兒就是素秋。他家住在山石庵旁，那天晚上乘涼的廣場，就在山石庵前，可以說是葫蘆谷的公共運動場。

這村子本是世外桃源，風俗也很特別。谷裏的四百多畝田，除每家有十畝左右的私產外，其餘一百四五十畝都是山石庵的公產，每年由山石兩姓子孫輪流分種，每畝得向山石庵繳一石半穀，一石小麥的租。

每家人家分居時，庵中得各各分給五畝田，兩畝地；可是沒嗣子的，私產又收歸公有了。四周的山，除山麓種雜糧蔬菜的地場分作各家的私產外，樹木、茶場，都歸公有；每年木材、柴炭、茶葉的出產額也很可觀。村裏的出產賣出去，日用品買進來，向來是由山石庵統制的。尤其特別的，各家死了人，由山石庵殮葬。村子後北面的山麓，就是全村的公墓；各家婚娶，如其男女都是在本村的，也向由山石庵主辦。本家不化一錢，即使和村外人結親，也有相當的津貼；生了孩子，庵中也有一筆津貼的，叫做「喜錢」。據說，這些不成文的規例，是山石庵老人授的遺囑。村子裏的人，從來沒有打過官司。錢糧，也由山石庵收了去統繳的。所以竟有終身不會到過縣城，見過官差警察的。前清時候，村裏從來沒有去應考科舉的人，雖然山石庵年年請着一位教家塾的先生。村民的職業，大部分是務農的，手工造紙的，但是木匠、銅匠、篾匠、鐵匠、泥水匠等，却幾乎行行都有。他們最大的缺點是識字的人太少，入學校讀書的更是絕無僅有。子壽是他們村裏第一個受學校教育，出門去做事的人了。自從前年尹莘耜流寓村中之後，替他們把那些不成文的規例，擇其法良意美的加了幾條，寫成了葫蘆谷公約，幫助他們組織村務委員會、產消合作社、公衆衛生社、消防隊等，又建設了一所小學，並附設補習班。那位山振福村長兼做了小學校長，他就諮詢村委會，聘莘耜做他們的顧問。——兩年以來，村中的文盲幾乎全被掃除，各項公共事業也都井井有條，蒸蒸日上。

那末，這位尹先生是那裏來的呢？讀者不要性急，且聽我慢慢道來。這位尹先生，單名一個晨字，字莘耜，本是杭縣上四鄉人。他在本省教育界中有相當的歷史。二十六年初冬，嘉湖杭州相繼淪陷。莘耜和他的兒子黎明帶着家眷從槍林彈雨中逃難出來，好容易渡過了錢塘江，逃到了浙東途中又遇着空襲碰到盜匪，直至十一月裏，方逃到離葫蘆谷十五里的一個大鎮上。他覺得這裏還安靜，民風也還淳樸，就向一家天壽堂藥店租了兩間房子，暫住下來。有一天，正是陽曆的年底，他偶然和那姓葉的房東在藥店裏坐着閒談，瞧見眼桌旁信插裏插着一封寫給山子壽的信，因問道：「這位山先生，可是名公仁，號靜庵的？可是上半年還在湖州中學教書的？」房東道：「正是，他是此地葫蘆谷村長山振福老先生的兒子。他的信件都由小號轉遞的。」莘耜這時，好似拾着了一件寶貝，自言自語道：「我怎麼這般糊塗到了這裏，為什麼把山子壽忘了，不去投奔他？」那房東道：「尹先生認識子壽嗎？」莘耜道：「他是我二十年前的學生，我得去會會他。」葫蘆谷離鎮上有多遠？怎麼走法？」那房東道：「尹先生要上葫蘆谷去，我可以着長工王三陪了你去。那裏離此地十五里，今天去，似乎太晚了；就是明天吧！」莘耜又坐了一忽兒，回到寓裏，笑着告訴他的兒子道：「我們真是逃難逃得發了昏！在這鎮上住了半個多月，却沒有想到近在咫尺的葫蘆谷，山子壽，我們天天憂慮着舉目無親，無可投託，為什麼不會想到他？」黎明也笑道：「子壽老師的通訊地址，我原是記得的，為什麼

到了葫蘆，却忘了葫蘆谷爸爸，你今天怎麼突然想到的？」辛耜道：「我在前面房東的店堂裏看見了轉寄給他的信，方纔想到他。房東已答應我了，明天叫長工王三陪了我上葫蘆谷去。」辛耜的娘子秋氏道：「山子壽先生不是八月裏還有信給你，叫我們到他家裏來暫時避居的嗎？你們父子怎麼這般健忘？」辛耜道：「你又來了！我們健忘，你又何嘗不健忘？忘記時，大家便都忘記了；記得時，大家又都記得了！」這天晚上，尹家真似泛在大海裏的飽經風浪的一葉孤舟，忽然在前面望見了一片陸地，真所謂「喜而不寐」了。

第二日是個陰天，辛耜父子急於要會見山子壽，便邀了王三做嚮導，各帶着一把傘，上午八點就從鎮上出發，向葫蘆谷來。一路是重重疊疊的山，曲曲彎彎的水，杭州的九溪十八澗如其可搬到這裏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了。辛耜父子帶着欣喜的心情，沿途觀賞着清幽奇特的山水，雖是步行，並不吃力。可是走不到七八里路，忽然下起雪來，路越走越近，雪却越下越大。到了谷口，那小輞川的板橋上已是薄薄的鋪着一層冰和雪了。那裏的山勢，真是壁立千仞，異常峻險。山頂上的竹木早已白似老人的頭髮了。王三在前，黎明次之，辛耜最後，三人走上橋去。辛耜正抬頭看山上的雪景，不料脚下底一滑，撲通地摔下橋去。黎明聽得他爸爸「阿啣」叫了一聲，回過頭來，已是跌下去了，只急得直嚷：「救命呀！救人呀！」王三已走過板橋，也在雪地上雙腳亂頓，叫道：「救人救人！」可是大雪天，在這四無人烟的谷口，那裏來的人？他們叫救人救命，只有山

谷的回響而已。

黎明顧不得什麼了，從橋塊的斜坡上溜了下去，踏着雪，涉着水，從澗底那些大石頭上攀緣匍匐着過去，在橋下雪花鋪着的岩石上找到了跌傷的爸爸。他躺在雪裏，已是暈過去了。黎明忙跪在一塊大石上，俯下去，抱住他，「爸爸爸爸，」連聲叫喚，隔了許久，他方大叫一聲「痛殺了，」悠悠地蘇醒過來。這時候，黎明的衣褲，下面浸着水，上面蒙着雪，都已濕透了。想起全家剛從九死一生的兵亂中逃出來，轉輾流離，歷盡艱辛，方到此地，滿想今天會見了子壽先生，可以覓得枝棲，不料爸爸竟會跌在溪裏，又無可以援救的人，這般大雪，如何是好！眼淚便似橋下的澗水一般，滔滔地流下來，把胸前沒有浸水沒有沾雪的那一片衣襟也濕透了。

王三站在橋頭乾着急，想想，下澗去也不是個辦法。這時候，谷口忽然走出兩個戴着箬帽，穿着草鞋的人來。王三迎上去叫道：「兩位大哥，做做好事，一個朋友從橋上跌下去了，幫我們去救他起來！」前面那人道：「我們有要事到鎮上去，沒這閒工夫。村子裏人多着哩！你進村去叫人來救他吧！」後面那人道：「這樣高的橋，澗裏盡是大石塊，跌下去十有九是死的了。冷天是不會臭的，你到村裏去找我們的阿福太，向他討口棺材來就是了！」王三道：「我們這個朋友就是來找你們阿福太的兒子子壽先生的，他還是子壽先

生的先生哩！』前面那人站住了脚，問道：『你的朋友姓什麼？是那里人？』王三道：『他是從杭州逃難來的，姓尹，名叫莘耜，住在我們天壽堂藥店裏。他說子壽先生是他的學生，要來探望他，所以我們東家，叫我陪來的。』那人回過頭去，道：『阿毛叔，子壽叔公不是叫我們託天壽堂的葉老闖留心打聽，現在下路逃難來的人很多，如果有個尹莘耜先生到鎮上問起他，請代他好好照料，送到村裏來嗎？』石阿毛道：『阿德哥，阿福太叫我們去買鹽，原是要緊的事，跌下去的如果是子壽叔要打聽的尹先生，我們得先救了他再說。』王三道：『那有假冒的！子壽先生有封信，葉老闖也叫我帶來的。』說時，從衣袋裏掏出那封轉遞的信來，還有一張葉老闖寫給子壽的條兒，說王三陪尹莘耜父子來找他的事，也一并交給了阿德。山阿德雖然識字不多，看了字條，知道確是那位尹先生，因為子壽囑咐他們時也有一張條子叫帶給葉老闖的，而且怕他們不認得莘耜二字，曾特別指給他看，讀給他聽的，便向石阿毛道：『你快拿了這信和字條回去告訴子壽叔公，再邀個幫手帶一具籃輿來。』石阿毛匆匆回去了。山阿德同王三循着下澗去的路，走下去，找到了莘耜父子。阿德力大，把莘耜抱了起來。王三、黎明幫同扶着，一步步捱上岸來。阿德叫黎明、王三抬住了，旋轉身軀，重新把莘耜背起，逕進谷口，投一所管山的茅舍裏來，在稻草堆上把他放下。等了一會，山子壽撐着傘在前，石阿毛和另一人抬着一只籃輿在後，從村裏急急趕來。阿德忙招呼道：『在這裏，在這裏！』子壽踏進茅舍，見他

的老師躺在草堆上，黎明蹲在旁邊下淚，叫了一聲「先生」，眼淚也撲索索地掉下來了。幸而這時候雪已止了，籃輿停在茅舍外面，裏面墊着棉被，他們七手八腳地把莘耜抬了進去。黎明想央他們抬回鎮上去。子壽道：『跌傷第一要醫得快，此地到鎮上有十五里路，未免太慢。而且鎮上沒有跌打醫生，不如抬到舍間，由家父去療治吧！』阿德道：『尹先生放心好了，我們阿福太是有名的傷科醫生。』王三也道：『的確，山振福先生的傷科，是有名的，就是抬回鎮上去，也得來請他的。』黎明只得依從，和子壽跟着籃輿進葫蘆谷來。阿德等四個人輪流着抬，抬得又穩又快；子壽黎明跟在後面，也放開大步，急急忙忙地走進了谷口，經過一個大田畝，從山石庵前那個廣場上岔過去，已見蒼髯白髮的山振福先生帶着他的大孫子立在門口遙等了。山承輝見他們來了，高聲道：『爸爸，祖父說，把尹先生抬到我們書房裏去呢！』他嘴裏這樣說，已迎了上來。他們把莘耜抬向山澗那邊的三間小樓屋去，在門外放下，把籃輿的槓子抽去，架子卸去，單抬着那籃兒進去，放在中央那一間裏。黎明想央他們抱起他爸爸來。承輝道：『東面的一間，已安排好了。阿德哥，阿毛哥，棉被底下墊的是一條油布，只要連油布帶被一氣抬起來，不必抱了。』阿德、阿毛、子壽、黎明各抓住油布的一角，王三和承輝揪住了籃兒，便輕輕地把莘耜抬了起來，到東間裏一張大竹榻上放下。子壽叫阿德、阿毛等領了王三到家裏去吃飯，飯後帶一個回信到鎮上去。這時，振福老先生已帶着承良，踱了進來。黎

明站起來招呼辛耜也想掙扎起來，可是痛得不能動彈。振福忙搖手叫不要動，走近去，從頭上看似把衣服也解開來細看，只有兩手有些兒皮傷，右腳也沒有傷，屈伸自如；重傷却在左腿，承良早把西間裏的傷科藥箱捧了過來。振福開了箱子，取出一把剪刀，把辛耜穿的一條絲棉褲，一條絨襖褲左腳的褲腳管兒剪開。只見膝蓋以上，全是紫色，大腿已腫得和斗一般粗。他用手按了一回，辛耜覺得很痛，又托住了傷腿，慢慢放平，却和右腳一般長短；只是把左腿慢慢扳開時，便覺痛不可忍。振福道：「這左腿傷得着實厲害，膝蓋骨跌碎了；大腿骨也裂開了，幸而沒有折斷，大腿的筍頭雖已脫臼，但還擱在白口上。」——子壽，尹世兄，辛耜先生的膽子大不大？大能不能忍痛？」黎明尚未回答。子壽道：「老師素來是極膽小，極怕痛的，大腿腫得這樣，要把筍頭上進去，當然極痛的。」振福點點頭道：「那末，先吃些末藥吧！」他在醫箱裏取出一小包白的藥粉，從桌子上的一个小熱水壺裏倒出一杯很熱的陳紹酒來，把藥粉倒了進去，立刻溶化了。因又問道：「辛耜先生的酒量如何？」黎明道：「家父是不喝酒的。」一面說，一面站起來接了那杯酒。子壽已把辛耜扶起了些。辛耜哼着痛，縐着眉，從黎明手中把那杯藥酒勉強喝了下去。振福叫子壽把他放平了。過了一會，又用手去按他的傷腿。初按時，辛耜只是喊痛；不到十分鐘，却閉着眼，並不喊了。振福脫了鞋子，跨上竹榻，兩腳跨開，左手握住傷腿近腳處的小腿，右手按住大腿的筍頭，慢慢地把那隻腿曲摺過去。摺到相當的程度時，右手用力

一推，驟然伏下去，全身壓在那條傷腿上；再站起來，把傷腿高高拉直，然後慢慢放下，跨下竹榻，穿上鞋，然後向黎明道：『筍頭已上進去了。』莘耜筆直地躺着，好像死了的一樣。振福叫承良去取兩張極大的青布膏藥來，承輝去取兩個銅腳鑊來，把膏藥都烘融了；又在藥箱裏取出兩瓶藥粉，在膏藥上各糝了許多，把莘耜那條大腿用這兩張大膏藥全貼裹了。解開衣褲看他腹部時，小腹也全現青紫色了。他又在藥箱裏取出一大罐醬似的藥膏，敷在小腹上，蓋上一張油紙。又在手上的皮傷處敷了些藥粉，用布包起來，診治完畢，黎明把莘耜的衣褲都穿好了；子壽從向南舖着的一張床上，取過一條毯子蓋上。振福又取過一把小茶壺，湊到莘耜的嘴邊，灌了些涼開水下去。向黎明道：『傷勢雖兇，決不要緊。不到一箇烟工夫，尊大人就可蘇醒過來的，放心吧！我去開個方兒，給他吃幾帖藥。』承輝、尹世兄的個兒和你差不多，去拿你的衣服來給他換換的。

子壽，你把我們的安排，說給尹世兄聽，和他商量着辦吧！說罷，竟到西面那間裏去了。

子壽道：『我們早已安排好，你們全家到了，就住在這屋子裏。樓上騰出兩間，作你們的臥室，樓下這一間，作你們的起坐室，喫飯處。扶梯就在這間的後面。你看，東北角不是有一扇小門開出去，就是扶梯間。牆外還有一個披頭，已替你們打了一隻小灶，作廚房用。雖是狹窄，已可將就了。現在老師跌壞了，只得暫時住在樓下調養。我想，今天時候不早，明天早晨就着幾個人去把師母等一氣接來吧！』黎明想了想，答道：『承老

帥如此盛情，一切遵命就是了。」這時，承輝已捧了一大包袈衣服鞋襪來。黎明把袍子褲子鞋襪都換好，辛
耜已蘇醒過來；問他時，痛已好了許多。振福開好兩張藥方，走過來了。阿德也領了王三過來。振福叫阿德同
到鎮上去按方買藥，却囑咐他們二人不要把辛耜跌傷的消息洩漏，免得尹家着急。黎明見太先生如此細
心體貼，便也到西間去借用紙筆，寫了一個便條給家裏，只說是老師家留住他們父子，明天來接全家，移住
到葫蘆谷裏來。阿德和王三走了以後，承輝、素秋、承良已送過中飯來，在中央那間裏的方桌上擺好。振福、子
壽、承輝、承良陪着黎明，吃了中飯。子壽和黎明回進裏間來時，素秋正捧着稀飯，在竹榻旁餵辛耜，讓他躺着
喫。辛耜見黎明進來，含着一口稀飯道：「這是世妹素秋。」——他們全家如此的待我們，真所謂是再生之德
了！——稀飯喫完，素秋收拾碗筷走了。辛耜躺着靜養，黎明便把逃難的情形一一告訴了子壽。旁晚，阿德回來，
藥也買來了；並傳葉老闆的話，說明天由他着人送尹家來，不必去接，以免多費周折。當晚一宿無話。第二天
中午時分，尹家全家，——辛耜的夫人秋氏，媳婦富氏和一個孫子一個孫女——以及行李箱籠都送到了。
他們見辛耜跌得這樣，當然又驚又痛，見山家如此安排，並已替他治療，真是感激不盡。女眷到了，自有子壽
的夫人陸氏和素秋過來招呼。一切日用品，也都替他們預備齊全。從此，尹家便安心在葫蘆谷住下。靜養了
兩個月光景，辛耜已能起來，扶杖緩步了。——這是年半以前的事。